

傳  
經  
室  
文  
集

傳經室文集序

元和朱豐芑先生曾及錢竹汀之門經術湛深譔述宏富於道咸間最爲老師所著說文通訓定聲以經進御故行世最早而遺書未刊者尙多此傳經室集十卷則先生所纂禰文也竊嘗論之六朝以前文筆綦嚴非夫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文士不以之編集故昭明之序文選曰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者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斯其義已當時惟王粲集載難鄭康成

尚書事困學紀聞云凡有二篇顏黃門嘗舉以問鄴下諸儒皆曰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此雖北士見聞之舛陋亦以魏晉文集少有此體也降及唐宋則論著立意之篇入集矣逮國朝則攷證之文亦入集矣龔定庵有言本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爲道問學自乾隆初元來儒術而不道問學所服習非問學所討論非問學比之生文家而爲質家之言非律令蓋休甯高郵諸大儒以其樸學倡導於世學者承流靡不爭以攷證鳴一名一物有說焉一字一義有訓焉簡絲數米則筆之爲札記爲脞錄又以其成篇幅具首尾者悉

舉而納諸文集以爲龍蛇之菹故稽 國朝一代別集  
自桐城陽湖古文家及一二爲駢儷之文者外凡名於  
藝苑者胥是物也就其善者亦能庀經畝函雅故比諸  
不賢之識小其不善者爲之或且繁言析辭碎義逃難  
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而疑古惑經諸異  
說漸亦萌蘖於其間至是而集之稱濫而集之體龐誠  
九流之所不能賅而七錄之所不能部矣昔俞埋初目  
所造曰類稿近孫猶頤亦題所著曰述林彼實感夫文  
與質之不相麗而思有以正其名也先生此集固不離  
乎攷證者近是曩吾校刊揚子劉伯山通義堂文集繁

徵明辨致爲淵肆先生博不及伯山而翔慎似過之至  
其他文所謂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者亦皆錯華比  
采鏗鏘可誦則又非專治攷證之儒所能兼逮矣雖此  
區區小集或非先生精詣所寄而要未嘗不可見先生  
爲學之一斑亦安可少也哉校旣成因僭述文集與時  
遷嬗之槩以告世之讀先生書者癸亥端陽吳興劉承  
幹

傳經室文集目錄

卷一

禘說

魯禘說

輓軌說

有馬千駟說

旅酬下爲上解

斯焉取斯解

學如不及解

植杖而芸解

賢賢易色章解

巧笑章解

古人言教名目

田稅軍賦說

什一說

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說

雖萬鎰解

書孟子告子篇食色章簡端

孟子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由周而來七百餘歲考

卷二

易言西南東北解

復卦彖詞解

臨卦象詞解

損益二卦解

升卦說

革巳日乃孚解

賁彖傳解

剝彖傳解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解

易禘說



卦變說

兩儀四象八卦說

駁虞氏解解卦義

易總說

易辨說

書焦孝廉循易圖略後

作爻辰補義書後

作互卦厄言書後

卷三

說文通訓定聲自序

說文

通訓

定聲

轉注

假借

聲母千文

卷四

書說 尙書學凡例附

夏小正補傳序

小爾雅約注序

孔子三朝記序

刻參同契序

古今韻準自序

儀禮經注一隅序

六書段借經徵序

離騷補注序

卷五

臨嘯閣詩餘自序

朱氏支譜序

屏山朱氏重修支譜序

屏山詩乘續集序

朱質齋

培文

桂林山房詩鈔序

朱謙山

鐘

羣玉山堂文集序

胡伯臣

文銓

詩集序

施秀亭

文鐘

詩集序

近月樓存稿序

平西域頌序

郭年伯雲遙舍人八十壽序

李春圃明府六十壽序

卷六

蘭谷族兄攀轅圖跋

佩韋之室跋語

書明史後

書雅堂昌黎集後

書董文敏臨米南宮天馬賦殘卷後

復貴池拔貢陳信吾之瑞書

蔣宮保節相壽啟

爲張蘭渚中丞師誠作

請期報幣復啟

爲謝士榜廣文作

朱晉康樂道山房記

屏山朱氏節孝祠記

重修江震縣學增建松陵書院記

爲劉別駕文淑作

記宋助教佚事

記劍俠

風霾紀異

卷七

家萸亭先生傳

僕者陳忠傳

余君振昌小傳

吳卿憐傳

孔方傳

贈奉政大夫鹽課司提舉候選訓導虞貢生謝君

墓志銘

謝母懸眞文

爲謝夢漁作

潘母陳太宜人祭文

卷八

孔孟紀年

杜少陵年譜

唐李白小傳

唐李益小傳

卷九

答太歲太陰問

靜天說

明嘉靖大禮說

養菽二字辨

楊揚一字辨

管仲卒辨

四配十哲考

釋鬼

恕字銘

爲朱鏡蓉作

卷十



文字聲音源流

石鼓考

策問二首

擬乙未江南鄉試對策

擬臯已求賢詔

擬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傳經室文集卷一

求恕齋叢書

元和朱駿聲撰

吳興劉承幹校

禘說

禘於文爲元帝祭五帝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大傳曰  
不王不禘凡禘審昭穆與遞及毀廟之說皆非也所祭  
者太祖所自出之帝其位東面以太祖配位南面兩主  
而已凡鄭氏天神主北辰地元主崑崙人鬼主后稷爲  
三禘及南郊祭感生帝又禘兼羣廟與禘各于其廟諸  
說劉歆禘爲終王王肅禘及毀廟賡達禘與禘一祭二

名胡寅天子有禘無祫諸說皆非也周禮曰肆獻裸亦曰追享卽禘之別稱凡以殷祭爲禘以饋食爲禘混于大禘以王制之夏禘祫禘爲禘混于殷代時祭之名以祭義之春禘爲禘以郊特牲之饗禘爲禘混于時祭之禴以春秋之吉禘爲禘混于喪畢之吉祭以商頌之長發爲禘春秋之禘太廟爲禘混于時禘皆非也其時則舉于孟夏凡鄭氏喪畢有祫祫前有禘又三年祫五年禘又禘夏祫秋禘大祫小諸說杜預三年禘五年祫孔穎達禘祫相距各五年徐彥禘祫皆三年毛氏禘以春諸說皆非也大抵諸儒以祫混禘又以時禘混大祫更

以魯國通稱之禘混禘故聚訟紛紛迄難合轍不知禘  
合也周禮曰饋食亦曰朝享此爲大禘則毀廟未毀廟  
之主皆合食于太祖廟者也禮記曰禘禘卽禘嘗禘烝  
此爲時禘則惟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廟者也禘以  
追遠爲義重在肆獻裸肆者實以彝而陳之裸者將以  
瓚而行之獻者奉以爵而進之肆獻裸屬陽故舉以夏  
禘以合食爲義重在饋食饋食屬陰故舉以冬明堂位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卽夏正之孟夏四月也周之  
禘及饗以后稷配魯之禘及文王以周公配夫天子之  
郊歲有四冬至圜邱孟春祈穀夏之大雩秋之明堂由

天而推之五帝日月星辰方邱社稷山川或一歲一祭  
或一歲再祭由隆而殺也天子之祭宗廟歲有六仲春  
祠孟夏禘仲夏禴仲秋嘗孟冬大禘仲冬烝羣廟四祭  
毀廟一祭太祖所自出一祭由親而疏也據漢儒之說則禘有三王  
制夏曰禘此爲時禘夏商之禮也周祠禴嘗烝外以禘爲股祭五年而再行之與三年之禘異此股禘也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五年一祭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此大禘也凡禘必羣廟之主皆合食故曰審諦昭穆爲禘自唐之陸渚趙匡爲異說而後儒聚訟紛紛矣

魯禘說

禘享帝也康周公故以賜魯然惟周公廟祭配以文王其禮同于天子之禘始得謂之禘厥後乃僭用于羣廟

雖不享帝統名曰禘矣

祭統內祭則大嘗禘即春秋所書之禘僖後之侈詞也

且

晉無祭文王之事亦大其稱曰禘矣

襄十六以寡君之未禘祀

名實

之素相沿不察故如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是別立新廟成而吉祭因喪未畢而書之也僖公八年禘于太廟是合祭于周公之廟因致夫人而書之也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亦合祭于周公之廟因躋僖公而書之也公羊曰大禘穀梁曰禘營魯語曰烝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是祭武公廟因叔弓卒而書

之也

明堂位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武宮即世室不毀之廟非成公六年所立之武宮也公羊則曰武公

之宮服虔曰韋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殆昭公因傳有禱場宮之事比例而附會其詞初無確據

二十五年左氏傳將禘于襄公是祭襄公之廟也定公

八年從祀先公傳曰禘于僖公是合祭于僖公之廟因

躋閔公而書之也實皆時禘不及毀廟主王制所謂禘

禘

此殷禮之名周之禴也

禘嘗禘烝也其孟夏之祭文王于周公

廟爲禘孟冬之兼祭遷主于周公廟爲大禘歲以爲常

書不勝書春秋略之或曰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

欲觀之矣此非禘乎曰此或卽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夫

子於時助祭也因魯有禘故凡祭傳皆以禘稱之時俗

相沿成習耳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天子所賜何謂

非禮非禮蓋指此也

或曰史角之錫始自惠或曰行父之請僭自傳說亦不一當以明堂

位爲

據然所謂不欲觀者專歎魯君臣莅事不敬非譏僭

禮亦與陽貨時事無關或人不察乃與夫子論禘則制禮精微之意以及儀文度數之間或人既不足與深論而羣廟之僭臨事之怠更有不容不諱者故以不知謝之指掌二語猶言于天下之事惡能一一盡知非必如禮記所引之旨也曰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是禘禴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是禘嘗夫子不及觀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與二十五年左氏傳所云禘于襄公萬者二八也本作二人字之誤也二人不成舞考其時夫子皆在魯而萬



者二八尤與不欲觀意相合曷以見其爲定公八年乎  
曰昭公十五年夫子年二十有六尙少且有事云者簡  
略之詞並難定禘也若二十五年禘于襄公注襄公別  
立廟則非禘可知也至以不欲觀爲歎公室之卑則又  
何必旣灌而往且夫子是年適齊其前後時日亦不可  
考在魯與否更難臆斷又兩祭皆在夫子未仕時旣非  
助祭何以得觀總之夫子所言或大禘或大禘或時禘  
或常祭之從魯稱禘均未可知必欲揣而知之則順祀  
先公之明年夫子爲中都宰又明年進司空司寇前後  
居魯十餘載于情事爲近耳又按易觀卦盥而不薦馬

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如此解不欲觀以明灌禮之特盛其義亦古

輓軌說

爲政篇輓軌包注未爲鶻突後人聚訟乃將衡鬲下面又牛馬頸處有缺所謂輓者以當輓軌之名不知此名爲輓亦謂之烏啄又謂之輓不得便指爲輓軌考車制大車柏車羊車皆兩轅駕牛其形直一牛在轅內牛頸低故轅前無須曲而上也大車轅長二丈七尺在軾前者一丈四尺柏車轅長一丈八尺在軾前者九尺羊車

考工不言其度不可考田車兵車乘車皆一軻駕馬其形曲兩馬在軻外馬頸高故軻前不宜直也軻皆長一丈四尺四寸出軻前曲而上者一丈凡轅兩端下橫六尺之木一其名曰鬲軻端下橫六尺六寸之木一其名曰衡衡與鬲上面皆平下面扼牛馬頸處有缺以鬲牛不使外縱也曰鬲以其上平也曰衡以其下面扼頸也故鬲與衡皆可曰軻鬲也衡也軻也一物而異名也其缺處則有專名曰軻見左傳又曰烏啄見釋名又曰軻見說文至與大車之軻小車之軻則一槩無涉包注軻者轅端橫木以縛軻蓋轅端與軻本不連屬但以繩革

縛之未必堅實因用一橫木固抱之然後加縛所謂輓也輓上輓上轅上想各有柄鑿連繫之處今雖不可考其形式要之輓必有二左右各一以爲轅與鬲之關鍵相持令固而後縛之也說文輓大車轅端持衡者小車之衡卽大車之鬲衡鬲亦可通言耳義與包說合諸家謂輓卽鬲此誤解橫木二字爲鬲不知橫木卽輓非鬲之衡在下者也包注輓者轅端上曲鉤衡蓋轅亦與任正之木之通稱卽輓也輓端與衡本不連屬因子輓端上曲處用一關鍵以鉤之所謂輓也輓上衡上必有鑿以受輓如轄之貫軸似當用鐵或如輓之用木輓上輓

上衡上各有柄鑿相持之處亦難臆斷要之軌是軛與

衡之外月一關鍵之物也說文軌車轅端持衡者轅與

軛亦通言之詞義與包說合諸家謂軌卽衡非是至曹

寅谷四書摭餘說并謂小車衡之下別有一曲木名軛

斯又不通之尤者也休寧戴東原先生撰考工記圖其

說與鄙見合而言之不詳且詆包氏以踰丈之軛六尺

之兩當咫尺之軛軌更不能不爲包氏訟冤

吾不如爲車軛者巧

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見韓

非子○說文軛或作輓或作棍軌从元不从兀愚按易

剝机書机楹皆訓不安太元經圓方机棍其內窾換注  
亦訓不安兒象小兒頭囟未合形元始也兀則趾也以  
六書求之俱與兩軛衡三字義無涉其月爲一物無疑  
○禮書曰先儒以大車爲牛車小車爲羊車羊車轄端

曰軌牛車轅端曰輓此又一異說也○羊訓善蓋字之  
譌非以羊駕車○墨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鶴不  
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斷三寸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與  
韓非所引不同○鄭注論語曰觀穿轅端著之軌因轅  
端著之其解甚明晰○太元經曰拔我輓軌費康信也  
曰拔則鍵可知矣○別取曲木爲輓其說蓋本于皇氏  
疏他無所見然皇專言大車而  
曹之升又變其說專言小車

### 有馬千駟說

按有馬千駟猶曰爲諸侯也左傳哀公八年鮑牧謂羣  
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此其誼孟子繫馬千駟弗視  
也同或曰下文引詩誠不以富故知有馬言富予曰此  
二句舊說本在于張問崇德章此章別有關文程子以  
爲當在此章之首則易繫辭傳引經之例胡氏以爲在

其斯之謂上則表記坊記引經之例文理皆順但未見其必然耳且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不聞以馬富者備也古與福同訓故洪範言富而貴在其中古貴字謂物價不賤故从貝非後世顯爵之說我行其野小序刺宣王之詩其時富字原兼貴言至孔子時雖已分別然引經當仍古訓也周禮馭貴借貴爲位後世所用富貴字殆本于此

旅酬下爲上解

凡主人酌酒奉尸與賓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謂之酬旅酬之禮始

于堂下設尊酬賓西階賓奠觶而不舉

此後有獻眾賓  
獻長兄弟眾兄

弟內兄弟  
非旅酬

兄弟弟子阼階下舉觶自飲酌以酬長兄弟

長兄弟亦奠觶而不舉于是賓取所奠觶酬長兄弟長

兄弟酬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此旅酬正禮也弟

子舉觶是下爲上由是賓弟子及兄弟之子各舉觶于

其長眾賓酌酬兄弟之黨眾兄弟酬賓之黨此爲無算

爵之禮賓弟子亦然猶旅酬之下爲上也皆逮賤之義

爲字孔疏讀平聲謂下者飲在先是爲上也

愚按言行  
禮同于上

胡應麟讀去聲則代上之意也又孔以卑幼見答于長

者爲逮賤朱子以遞遞相承及沃盥者爲逮賤義得相兼



至任鈞臺以旅酬之禮在繹祭時行之則據少牢饋食若不饋尸則無旅酬而天子諸侯之饋尸在明日繹祭也然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而少牢禮所云乃謂大夫不饋尸禮殺也其三獻後主人辨獻堂下并內賓厥後兄弟後生亦舉觶于長遂交錯爲無算爵是闕旅酬正禮不闕無算爵一節也以此推之天子諸侯繹祭時自有旅酬正禮如絲衣之詩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可證正祭時亦當有行神惠之禮如周禮司士禮記祭統所云賜爵者也且中庸言序昭穆序爵序事燕私一直說下皆正祭日事不應中間插入明日一事使文理不順

故讀中庸亦正可以見天子諸侯旅酬之禮專主繹祭  
說似泥若所謂內賓之少者與宗婦之少者亦各舉殯  
于其長實足補注所未備確駁不磨又鄉飲燕射旅酬  
皆無子弟舉殯事而推天子諸侯祭禮則旅酬當亦有  
四次舉酬又經傳言天子宗廟之酬者惟禮器周旅酬  
六尸文武與四親廟此祖宗相酬也周禮司士禮記祭統凡賜  
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昭爲一穆爲一卽旅酬之終無  
算爵之事也又詩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鄭氏康虛也時  
謂心所尊者則此正下爲上之事

斯焉取斯解

按此章是美子賤治單父能咨詢賢士而任用之也說苑孔子問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所得者三學益明朋友親戚益親子曰君子哉若人又子謂子賤子治單父而眾悅何施而得之曰不齊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二人又有賢于不齊者五人師事之而稟度焉宋書子賤宰單父辭于孔子子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潁行過于陽晝晝曰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魚厚味子賤未至單父有冠蓋迎之者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鱈也既至請

其耆老賢者與之共治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以身親之亦治子賤任人故逸巫馬任力故勞家語子賤爲單父有才智任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則此節取字卽汝得人焉爾乎得字上斯斯子賤下斯斯君子無疑上文無德字下斯不能斯此德也

學如不及章解

程朱釋此章皆鶻突後來講家直說如學如不及猶恐退又說成學如不得猶恐失又說如學如不及又恐失之皆非是古注則謂學如不及于熟雖得猶恐失之本

文無純熟意於不及下強添熟字爲解亦非愚謂此卽  
大學知止有定之功亦卽文言知至至之之事如不及  
猶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是狀其至之之  
定力猶恐失猶曰心嚮往之毋迷其途也是狀其知止  
之定識之字卽指欲及之準的言如此解乃覺字字著  
實及與失從來不作反對字鄙見如是以俟達者定之  
又按如字若依古注作倘使解亦可言知所當及之程  
而因循姑待不卽及之則猶恐終失其所見之明也此  
以儆學者能知不能行之弊

植杖而芸解

芸香草也此芸字假借爲穎穎之或體作蕊除苗間穢也穎有二詩曰或穎或籽此播種後苗生三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壘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耐風與旱也又詩曰以耨茶蓼此苗既成後陳草復生有莠及童節生乎其間又以耨耨之耨頭金廣六寸入于苗間所謂立苗欲疏也耕用耜廣五寸耨用耨廣六寸丈人之耨當在苗既成之後不則無取于菑

賢賢易色章解

此章盡倫專指生質之美樸誠無僞一等人說未學非虛擬之詞乃實指之詞卽如事父母一項小孝用力禮

有明文事君致身亦非必如龍比之類卽召忽荀息亦是當與見危授命久要不忘節參看爲時文者好作闊大涵蓋語實非此處神理吳氏以爲子夏抑揚太過亦屬認錯孝子不隱如舜之大武周之遠臣事君以忠如伊周諸葛豈不學者所能爲哉至首句賢賢易色是指夫婦一倫朱注當云賢婦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下當云必其生質之美雖或未嘗爲學我亦謂之已學也

巧笑章解

按巧笑倩兮倩段借爲影字清飾也盼目白黑分也素絢句總上兩句言如繪事之先布五采而以素分布其

間以成文也蓋凡笑則面有紋理如素之分布成文目之黑白相間亦似之故素正所以成絢夫子引攷工畫纘之事後素功明之子夏因悟禮之節文所以緣飾仁義智信之美質使昭昭然布于事而有條不紊者亦猶是也集注固誤鄭氏謂喻美女雖有情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亦尙混又按繪色會五采也與繡同訓纘織餘也一曰畫也據說文則纘爲正字繪爲假借

古人言教名目

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而施十有二教焉教敬教讓教親教和辨等教安教中教恤教節教能制節制祿



是也禮王制明七教以興民德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書敬敷五教五常之教也禮經解五教詩書樂易春秋也禮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四教卽詩書禮樂也論語四教文行忠信也三教後世所謂儒佛老也兩教漢時所謂名墨也禮記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老子聖人行不言之教

田稅軍賦說

古者大師用眾無過六軍詩書言六師周禮言六軍卽六鄉之七萬五千人也六遂爲副倅以備非常舊說出軍先六鄉賦不止次六遂又次公邑及采地又次畿外

諸侯是也先王無養兵之名而隱其事于溝洫鄉遂洫澮之多其制什倍于都鄙康成治洫澮不出稅之說于都鄙言之愚謂移其說于鄉遂則田稅輕而軍賦重正與都鄙之田稅重而軍賦輕相爲表裏臨事欲重得其死力平時宜厚養其身家也且都鄙洫澮稀少農人固得兼治之耳按出軍之制七萬五千人出六鄉其牛馬車輦當供之甸地公邑計甸地十二同三分存一寶受田三十六萬家除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公邑之民二十萬八萬五千家供革車千乘馬萬匹炊家子及固守衣裝廩養樵汲等二萬五千人司馬法所謂通爲匹馬三十

家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者井通成等只是田數之名不干井法三百家一乘亦大判言之實二百八十五家一乘三百家三十八實三百四十二家三十八也若出軍兼起六遂七萬五千人則馬牛車輦當供之稍縣置公邑計三等共八十四同八十四萬里除封國之采地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五里餘公邑三分存一實受田一百九十七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家以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八步卒七十二人計之可得三千四百二十七乘七三四馬一萬三千七百一匹九三七五牛四萬一千一百三

紂作一匹

一匹

十二頭羸

八一不計

甲士一萬有二百八十三人羸

二〇三一

二五不計

步卒二十四萬六千七百九十六人羸

八七五不計

如

六遂出師稍邑供之稍出師縣邑供之縣出師置邑供之采地助師惟出人不出馬牛車輦至其中通融配給之法愚月有細推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又曰凡國之大事致民此言六鄉故不及車甲器械大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又曰凡令賦家三人家一人云云與小司徒可任也者云云同皆言六鄉鄭注邦國非也遂人以下劑致毗

卽五十七家出五人

又曰簡其兵器又

曰登六畜車輦此言甸之公邑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縣師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云云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不及丁稅此皆言稍縣置三等之地也總之鄉遂之法以五起數田制卽兵制都鄙之法以九起數足食非足兵鄉遂重教都鄙重養溝洫之法不重田稅而重軍賦故所稅較少井田之法不重軍賦而重田稅故所稅較多先王體國經野之道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百世而下固可以目覩手揣者矣至于八家九家之法尙可相通九夫十夫之制斷不能合治洫治澮之說或可兼參甸乘成乘之殊必難強混是貴信古

而不泥乎古尊經而善體乎經者無膠柱鼓瑟也

什一說

九一什一之制先儒迄無定解按周制授田以三等均  
勻配給總以百晦爲率故孟子曰周人百晦而徹據鄭

康成通率之說則井田法

每家百晦助十一  
晦一分一釐不盡

爲九中之

一溝洫法

每家百晦貢九  
晦零九釐不盡

爲什一中之其一數皆畸零

無準井田法九家同井尙可通融湊合至洫澮法以十

夫百夫千夫萬夫爲界以五家二十五家五百家二千

五百家一萬二千五百家爲聯割配紛紜殊非政體安

得曰十一家而貢百晦耶據趙岐同漢書廬舍之說則

井田法每家百十畝助十畝爲什外之一溝洫法每家百畝貢十畝爲什

中之一什中之一固是什一什外之一實百中之九九不盡卽什中之小九分不盡于其實皆什一之義不合且每家又各授二畝半不出稅亦屬添出遷就合兩說參之鄭則鄉遂輕而都鄙重趙則鄉遂重而都鄙輕總與孟子皆什一皆字難通愚按孟子所云什一非約分之數乃子數也其母數則百也其實皆什一什一字專頂周人百畝而言貢亦什一助亦什一故謂之徹而夏殷之亦皆什一可知如孟子井田法每家一百十二畝半助十二畝三分七釐合八家得九十九畝其一畝則何休注公羊所謂

共鑿一井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許慎說文井

字注所謂八家一井象構韓形。鑿之象也井方一畝

不取民稅如周禮井田法每家一百畝合九家亦得九

十九畝如溝洫法每家百畝合十家得一百十畝也惟

周官園廛二十而一遠郊二十而三此承上文言漆林

二十而五此言漆林之征上地食者參之二下地食者參之一

孟子曰圭曰二十而取一此言田稅等文此乃約分之數故

必加而字之字爲句至周官近郊十一甸稍縣都皆無

過十二此承上文言論語二吾猶不足此言田稅則皆與孟

子此篇什一同爲子數也臆說如此存之以俟考



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說

天下生齒有增無減則劉氏皇氏夏殷民多周民少之說非也什一之制天下中正則熊氏夏殷百畝之夫止稅其五七十周乃畝盡稅之之說非也溝洫旣定更張則擾則陳氏夏殷田少周田多之說及徐氏夏殷儉約授五七十而用足周則彌文不得不加多之說皆非也井田始于黃帝不始于夏洪水之後禹特脩之而已則金氏區皆百畝夏十六家受之自貢什一殷十二家受之助耕公田周乃每夫一區似屬可通但十六家當是十八家之譌而殷則授十二家不足授十一家有餘

若云十二家則公田只六十畝矣終難牽配則亦非也  
一井之田肥瘠不至懸殊則袁氏三代皆百畝夏以五  
十爲萊田商以三十爲萊田之說又非也至金氏周世  
君子工商及席人在官皆不受田故田多而農得百畝  
尤爲無理豈夏商之士工商皆兼農耶惟舊有周尺狹  
小于古之說謂周百殷七十夏五十其地實同合之玉  
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其  
論較爲允協但逐細推之得數亦不甚合只可存其大  
略而已若欲合數夏須以方九尺爲步而用十寸之尺  
則當周之九則當周之九殷以方八尺五寸爲步而用九寸之尺則當  
十九畝則當周之九

周之一百畝稍贏 周則以方八尺爲步而用八寸之尺按夏以  
尺方八尺爲一步積六十四尺百步爲晦橫八尺從八  
百尺積六千四百尺是五十晦爲積三十二萬尺也夏  
之五十畝當殷六十一畝奇當周七十八畝奇當周末  
一百二十二畝奇殷以九寸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五  
十一尺八寸四分百步爲晦橫七尺二寸從七百二十  
尺積五千一百八十四尺是七十畝當周八十八晦奇當夏  
千八百八十尺也殷之七十畝當周八十八晦奇當夏  
五十六畝奇當周末一百三十八畝奇周初以八寸爲  
尺方八尺爲一步積四十尺零九寸六分百步爲晦橫  
六尺四寸從六百四十九尺積四千零九十六尺是百畝  
爲積四十萬零九千六百尺也周之百畝當殷七十九  
畝奇當夏六十四畝當周末一百五十六畝奇周末六  
寸四分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二十六尺二寸一分四  
釐四豪百步爲晦橫五尺一寸二分從五百十二尺積  
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寸四分百畝爲積二十六萬二  
千一百四十四尺周末百畝當周初六十四畝當殷五  
十一畝奇當夏四十一畝弱秦仍以八寸爲尺改六尺  
爲步每步積二十三尺零四分百步爲晦橫四尺八寸

從四百八十尺積二千三百零四尺漢景帝以八寸爲  
尺方六尺爲步積二十三尺零四分改定二百四十步  
爲畝橫四尺八寸從一千一百五十二尺積五千五百  
二十九尺六寸今以十寸爲尺改五尺爲一步積二千  
五尺二百四十步爲畝橫五尺從一千二百尺積六千  
尺○三百六十步爲一里一百八十丈積九千尺○積  
步求畝二四除之積尺求畝以長廣相乘以六除之反  
畝爲步二四乘之步化爲尺以五乘之尺化爲步以二  
乘之

### 雖萬鎰解

萬鎰有主價值之少言有主價值之多言二說似皆可  
通趙注鎰二十兩鄭康成曰三十兩又史記注臣瓚曰  
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鎰者二十四兩斤  
者十六兩又前漢食貨志黃金以鎰爲名然則萬鎰云

者卽二十兩計之衡以今時黃金之值大約得銀四百萬兩就玉論玉似不可謂之少且萬盈數也凡言物之少者不應以萬計故以玉較國家玉自輕國家自重就玉論玉尙未說到國家不得先以萬鎰謂形玉之輕若果輕玉何不云雖有璞玉於此止萬鎰不然何不云今有璞玉于此雖一鎰而必以值四百萬兩者形其少耶雖玉之爲寶者或更有累其數至千萬萬萬億萬要之以萬爲少詞總無是理況禮喪記朝一鎰米夕一鎰米方氏注米二十四分升之一鎰本觔兩之名其數可以言米何必不可言玉或孟子只言璞玉觔兩之重而解

者誤泥于鎰之必以名金因以價值當之耳夫萬斤之玉亦不可言少主少之說展轉思之究屬牽強揣孟子之意若曰今有萬鎰之璞玉爲王所寶宜珍重愛惜不輕予人者然雖珍重愛惜以其尙是璞不得不使人彫琢而必盡授其權于玉人正惟寶玉愛玉之故耳可知國家雖寶貴愛惜不得不予能治之人治之乃獨不然是何異以玉使玉人仍掣其肘而教之至壞此玉乎言萬鎰不過作愛惜國家影子注補愛之甚也句正是跌出至于神理故知至于二字是從必使反接非與萬鎰比較若將國家與玉較量輕重便多窒礙矣

書孟子告子篇食色章簡端

告子殆爲公孫龍之學者孔叢子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子高欲正之謂子高曰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昔楚王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亦曰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于所謂人猶龍之異白馬于謂馬也子高退而謂平原君曰春秋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詩曰素絲不言絲素禮有緇布不言布緇驅牛玄武亦然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色以名別內由外顯楚弓之說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欲廣

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公孫龍子云公孫龍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爲守白之論爲白馬非馬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色非形形非色也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其白馬論云或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黑黃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黑黃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



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  
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  
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  
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白  
與馬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  
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  
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于馬也異  
黃馬于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  
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城郭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詞  
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

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  
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  
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  
馬者有去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  
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此篇文字真  
所謂白戰不持寸鐵者又堅白石論其辯亦同外更有  
通變論指物論名實論諸篇法言謂公孫龍詭斷數萬  
以爲法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  
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

呂氏春秋公孫龍言藏  
三牙甚辯孔叢子作戚

三耳。○史記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緹之。○莊子公孫龍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達矣。今吾問莊子之言茫焉異之無所開吾喙。魏牟曰云云公孫龍口喏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列子樂正子輿言公孫龍之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其尤者有善射者後蹶中前括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之說又有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孤犢未嘗有母之說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

孟子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由周而來七百餘歲考

考中西曆法皆以角爲宿首因開闢首日昏時之中星也今以恆星本行逆推之約角宿退九十度必爲中星計年則七千矣孔子生周靈王己酉至今道光壬辰相距二千三百八十四年則生民以來至孔子時當有四

千餘年

按自開闢至明崇禎癸未太西云六千八百三十九年

又據竹書紀年考定自武王十三年壬辰爲周之天下至赧王元年丁未孟子去齊計七百三十有六歲今史鑑多七十二年蓋承劉歆厯譜之誤故與孟子語不合歆不明厯理妄增三代年數爲三統厯譜後漢尙書令忠早議及之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厯譜誤以魯煬公六年爲六十年魯獻公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今史鑑諸書承其誤按今周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三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也

按惟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以來五百餘歲傳之者亦已眾

多云云孟子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推至趙岐卒于漢建安六年而其出亡著書則尙在延熹時僅四百年五十年而云五百餘者蓋趙以孟子親受業于子思而生必前于烈王卒必前于赧王也惜乎趙不著孟子生卒無所據以考信耳或曰此統孟子生時而計之